

东滩

杜勤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东滩

杜勤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滩/杜勤明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11

ISBN 978-7-5426-5363-5

I. ①东…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2761 号

东滩

著 者 / 杜勤明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方 舟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80 千字

印 张 / 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363-5/I·1081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66019858

普希金《致凯恩》书中写道：

“那过去的人和事将值得永恒的怀念。”

献给曾经致力于上海农场建设发展的
四十余万农场干部职工

序

——杜勤明与《东滩》

人们研读一部喜欢的文学作品，自然会对作者发生兴趣，因为“文如其人”，作者的人品往往决定了文品。

长篇小说《东滩》的作者杜勤明，他与我有着四十年的师生情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曾是他中学时代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在那个特殊年代，不少孩子变邪乎了，勤明却超然不群，我至今仍留有对他的深刻印象：他模样很周正，虽然年少，每天上学都收拾得干净利落，每次交的作业也都字字端正。他话语不多，但凡集体的事肯担当、很负责。在同学中有人缘、能服众。他的勤奋、明理、沉稳、成熟超出了一般学生。这样一颗根正的好苗，踏上社会，再经历练，成了一个大写的人。

他从学校毕业，在东海农场一干就是十四年，他长成了一个精通农事、领导有方的连长、指导员……这一路走来赢得了好口碑。这一个个不寻常的岗位，使他有机缘阅人无数；这殚精竭虑的日日夜夜让他淬火成钢。当岁月如潮水般退去，他从纷繁的现实中沉静了下来，可往事并不如烟，曾经的事、曾经的人反而更加清晰，挥之不去。他觉得有话要说，有故事要写，创作的欲望便由此萌发涌动，加上同窗好友张新国的推波助澜，勤明拿起了笔。一连数月，在工作之余伏案疾书，终于向大家奉献出他的力作——《东滩》。在谈到创作过程时，勤明告诉朋友：“自己也感到奇怪，这三十万字的小说竟然写得十分顺畅，几乎没有卡

过壳。”的确，勤明丰厚的积淀已对自己熟悉的生活了然于胸，方能故事涌向笔端，下笔千言。

《东滩》是部非常接地气的小说。它尊重历史，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了上海知识青年在农场劳动、学习、恋爱等生活场景，讴歌了赵豫明等一代优秀青年为农场建设奉献青春的成长历程。《东滩》为当年战斗在农场的四十余万干部职工留下了极其珍贵而有信度的历史资料，开创了上海农场知青抒写上海农场文学的先河，填补了这一段历史文学的空白。

劳动，是知青们当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作者十分擅长于描写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充分地展示知识青年们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斗志。小说中对割麦翻地、抢收抢种、围地开河，工厂开工等场景的描写，犹如电影的宽银幕，或是大幅油画所展现的效果，大气磅礴、酣畅淋漓，令人震撼呐！可见作者当年在农场不知洒下过多少汗水，方能对一切农事了如指掌，写得底气十足。可见作者对土地的热爱，更可见作者对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无比的热爱。

作者对于小说中人物的刻画也颇见功力。“文学即人学”，这是最近获文学艺术终生成就奖的钱谷融先生对于文学的精辟概括。《东滩》的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手法也不落窠臼。他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叙写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与人物命运之间的直接关联，而是用了浓墨重彩展现人物之间在人品的优劣、人格的高下和人性的善恶之矛盾冲突，尤其通过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善与恶的较量，歌颂了人的善良本真，批判了人的贪欲邪恶，揭示了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这一真理。

作者塑造的主人公赵豫明有理想，有追求，一身正气。他待人仁爱宽容。心，用在工作的激情上；心，系在E连群众的身上。其人格魅力在E连群众中是心悦诚服的。如此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却遭到了利欲熏心妒忌贤能的“三风办”王主任、品格猥琐低下的周冠才和妖媚私

利的林妮娜之流的设计陷害。赵豫明虽有觉察却不以恶抗恶，仍独善其身。然而，E连的众人却不信邪，坚决站在赵豫明一边。终于民心向背决定一切，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保护了赵豫明，害人者以害己告终。在这场较量中，对有勇有谋的后勤排长描写极为生动。他在关键时刻主持公道，仗义执言，颇具古风，着实让人喜欢。还应提及的是那四位对赵豫明都十分倾心的女士，她们虽相貌有殊，性格各异，人生轨迹迥然不同，但写得个个灵动传神，很有看点。小说对几个反面人物的描写也都入木三分，小至人品、大至人格，各个的丑恶嘴脸不尽类同。尤其对周冠才的描写是立体式的“光谱折叠”，有阴面也有阳面，揭示了他多重的矛盾人格。小说中，吴明和梅香是一对悲剧式的恋人，他们的人生再一次印证了“性格即命运”这个英明论断。小说林林总总出现的人物有近百位，这人生百态很值得细研细读，回味无穷。

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于它强大的生命力，读者可以从中观照到自己的人生，领悟人生的意义。这就是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及对生活的反作用力。

杜勤明把《东滩》奉献给大家，是向读者捧出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愿读者跟随着他，跨进《东滩》的大门，领略其中的无限风光。

蔡幽风

二〇一五·一月于上海

序(二)

以我对勤明的了解,就他对文学的爱好,他的文笔功底,更重要的是他的履历和经验及他对工作、生活的态度、激情和对朋友的关爱,对事物的关注,他能写出一部长篇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写出的是部怎样的作品。

现在 30 万字的长篇小说《东滩》摆在了我面前,他用作品说话了。

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看完了这部长篇小说,说句心里话好久没有这样看小说的感觉了,我被震撼了,我流泪了;小说里的人物;赵豫民,周冠才个个鲜活可爱,林妮娜、朱芸等性格各异的姑娘也都是我们那时仰慕过的女生,故事真实可信,情节跌宕起伏,叙述引人入胜,不由得我身陷其中,沉浸在阅读的快乐中。小说中的人物不就是我们身边的你、我、他吗?不就是我们经历过的青春年华、激情岁月吗?上海农场知青我们整整这代人的一段生活再现嘛!是,又不似。今天勤明把它记下了,升华了,赋予了它新的生命,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填补了文学史上上海农场知青文学的这一空白,满足了上海农场知青能读到自己文学作品的饥渴。

我被这坛封存了四十年整整一代上海农场知青人记忆的老酒灌醉了,爱不释手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掩卷而思。感谢勤明兄为我们这代人留下了这一难忘的记忆。为时代添上了这段不该遗忘的音符。斗胆写下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告诉了他。没想到他竟邀我写序。发小,同学又

是相互尊重的朋友,为他做点啥都行,写序,这可太为难我了。

中学的班主任蔡幽凤老师写了精彩的序一,邀同学写序二?我懂了,他要的就是这份质朴的感情。还是那个同学眼里的“阿杜”。

于是我把我写的序看作了企业上市时的一击响锣,凑个热闹,出个声音。

“喏”

敲出一个东滩的太阳。

是,为序。

张新国

2015年1月28日于杭州

目 录

一 / 001	二十 / 187
二 / 011	二十一 / 197
三 / 018	二十二 / 208
四 / 027	二十三 / 219
五 / 035	二十四 / 228
六 / 044	二十五 / 239
七 / 053	二十六 / 250
八 / 063	二十七 / 261
九 / 077	二十八 / 271
十 / 086	二十九 / 281
十一 / 096	三十 / 292
十二 / 106	三十一 / 302
十三 / 115	三十二 / 313
十四 / 125	三十三 / 324
十五 / 135	三十四 / 335
十六 / 145	三十五 / 346
十七 / 156	三十六 / 357
十八 / 166	三十七 / 367
十九 / 176	尾声 / 377

一九七八年(马年)的二月,这一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暖风吹得人有点陶醉。

夜,滨海农场E连西边靠引龙河的家属区内,几排砖瓦房住着十来户E连已成婚的农场职工。不远处矗立着一座供水塔,在半腰处一间住房亮着微弱的灯光,这座供水塔是全连唯一一处制高点。管供水塔的电工吴明既是供水员又是全连唯一的电工。此时,吴明正和一位女性坐在一张四方桌两边,四方桌桌面上摆放着一个奶油裱花蛋糕大礼盒。

“姐,”吴明声音低低地叫了一声,“你今晚一定要去周连长家吗?这个混蛋可是阴险毒辣呢,整天阴沉着脸,满脑子阴谋诡计。你的事拜托给他去摆弄,小心上当。”吴明愤愤不平地说道。激动得颤抖的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吱吱地抽着。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位女性局促不安地用两手反复搓着,像要搓去手上的污痕,但双眸乞求的眼光却望着吴明,像似吴明只

要有支持的脸色，她就会拿起蛋糕大礼盒走出门去，奔向目标。但她失望了，吴明的脸是那么的严峻铁青，眼色中是那么地鄙视自己，她心里不免产生悲哀，轻轻地抽泣起来。吴明是一位铁骨侠肠、血气方刚的小年青，看见女人哭心肠就软。他用摆放在桌面上的竹壳热水瓶朝洗脸盆里倒了水，将毛巾在热水里搓了搓，然后绞干递给了那位女性。“姐，我劝你的意思是让你再想想。”吴明放低了声音，缓和地说道。

“唉，小阿弟啊，姐这也是迫于无奈才这么做的。想想自从农场有商调去市区工作的指标，姐想了好几年了，可每逢连部商议决定商调的名单时，就说我出身资产阶级，没有在农场锻炼好，得继续留场。姐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不走这条路，什么时候才能盼出头啊。”那位女性一边抹眼泪一边悲怆地说着，“这几年，姐靠着您明里暗里帮衬着才少吃了点苦，也觉得有了依靠……”

林妮娜，今年三十三岁，长得纤小瘦弱，由于从小就给有产家庭滋润透了，天天吸一枝珍珠粉，所以保养得很好，不管海风吹，咸水浸，皮肤仍然暂白。她高中毕业辍学在家，原本应该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去的，但她死活不报名，反正家里养得起她。再说有个在工商联当副主席的爹和在街道办事处当打字员的妈，她最终躲过了这一劫。过了两年，这边市郊农场建起来了，整天在家里娇生惯养，混在社会上也不是一回事，脑筋一别就报名到农场来了。开始几年不习惯农场白天肩挑手提地干活，晚上回到泥巴糊的草房寝室，煤油灯熏得连鼻孔都黑的，就经常溜回市区过惬意的日子。可好景不长，“特殊时期”来了，父母被连连批斗，叫苦不迭。最后把他们一家从洋房赶到一套三十平米左右的工房居住，这下惨了，闹得她差点想自杀。市区呆不下去了，又回到农场，过着苦巴巴的日子。但她芳心之间还想着能早日脱离这个苦海。托人寻找个市区的男人早点结婚，今后也有个依靠。但接连恋爱了几位，人家不是嫌她资产出身，就是顾忌今后与一位农场女知青结婚，生个孩子还是乡下户口，所以一个也没成。她只能在农场继续进行着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日子。

享福人自有享福人的福。每天回到寝室躺在床上，眼睛干巴巴地望着房顶，前思后想还是市区家里温暖，虽然没有以前金碧辉煌，过着平民的生活，但不缺温暖，父母还是疼爱自己的。想到这里，她灵机一动：“装病请长假，回家抱团取暖。”她为自己想出的绝招“哼哼”的一笑。但此时，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上她了。那是一个夜晚，她独自一人去河边洗衣服，突然被前面河面上泛起的涟漪所惊吓，有人朝河里扔了石子，“谁在那里？”她猛然站起身来，借着月光她看见河边不远处一棵树后面躲着一个人。“嘿，嘿，嘿……”一个人影从树后面走过来搭讪地说，“这么晚了，一个人在河边洗衣服，怕不怕啊？我可是来保护你的。”等那人走近了她才看清楚，原来是市区工厂下放到农场的炊事班长周冠才。“你来干什么？这么偷偷摸摸的，吓煞人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去河边拿洗衣服盆要回去了。就在他弯腰拿洗衣盆时，周冠才猛地扑到她身后，抱住她的腰，呲牙咧嘴地朝她脸上一阵亲热，并伸手在她身上乱摸。她尖叫起来，也不知哪里涌出一股勇气，反身一巴掌打在周冠才的脸上。周冠才“啊唷”一下，捂着脸溜烟地跑得无影无踪了。她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她受了惊吓，一夜未睡，第二天便拖着哆嗦的身体向连部请假，说昨晚碰上鬼了，浑身不舒服要到市区看病，然后一病就是几年。自从农场有商调到市区工作的政策后，林妮娜又回来了。没想到周冠才这两年也得志，从炊事班长到大田排锻炼当了排长，而且掌握了农田技术，又跃升为副连长了。林妮娜那个命真叫苦啊，寄人篱下哪能不低头啊，那晚的事也不能说出口啊，命运掌握在周冠才手上呢。他现在是红人，惹不起总躲得起。但命运就是在捉弄她，每到商量决定商调人选名额时就没有她的份，而投坚决反对票的就是副连长周冠才。在农场的区域有一句俗语：“三十三，乱刀斩。”也就是人到三十三周岁既有可能撞上大运，更有可能遇上祸灾。而林妮娜今年恰好是三十三周岁，碰上调回市区工作的难题，她怎么不焦急啊。今天，她特意从市区休假回

来带回一大盒奶油裱花蛋糕，准备送礼上门给周冠才。

“姐，你执意要去，我也不拦你，但周连长他家的母老虎，也是要吃人的。万一她口无遮拦把你送礼的事说出去，不是招全连人的闲话吗？到时民众舆论姓周的也顶不住啊，不让你走不也白搭嘛。”吴明进一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四年来，吴明与林妮娜是你情我愿，暗暗地搞上了姐弟恋。在交往当中林妮娜把这突然事件告诉过吴明，也引起吴明的担忧。吴明的父母去世得早，家境苦，兄妹二人是靠爷爷奶奶养活的。吴明原来可在市区集体单位工作，但他一想过三年妹妹也到工作年龄了，我要是在市区工作，妹妹不是要到农村去了吗，当时的分配政策是每户一个在市区当工人，下一个就去农村。你家孩子多就这么轮呗。吴明一咬牙，谢绝了学校分配指导老师的好意，报名到农场。三年后如妹妹到工作年龄了被分在市区，女孩子在家照顾老人总比自己好，吴明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姐回来就到你这里，因供水塔高，看得见周家人进进出出。他家女人有一个习惯，吃完晚饭总到东边知青寝室去串门，拿点人家给她的物品再回来。”林妮娜见吴明帮着自己在分析，暗暗地感激他。

夜还是那么沉寂，俩人走到窗边，眼睛盯着周家的动静。不一会，周家的门打开了，就听见周家女人大嗓门地嚷道：“你把碗筷洗洗，家里活收拾收拾，我去东边了。”说完把门“砰”的一下关死，慢悠悠地一边用手拿着牙签剔着牙缝，一边摇晃步子向东边知青宿舍走去。

“小阿弟，那我去周家了。”林妮娜酸楚地说道。

“唉，姐，你要当心防着点。”吴明无奈地回应道。

吴明伫立在窗前，目视着林妮娜逐渐走近周家门前的背影，愤然转身，一拳砸在桌面上，那只竹壳热水瓶由于受到猛烈的外力，“嘭”地摔在地上，碎成了无数的小银花。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没收拾好哩。”周冠才毛手毛脚地打开房门，他惧怕老婆是有名的。“哟，怎么是你？”周冠才借着屋外的

灯光惊讶地差点呼喊起来。

“能进去吗？周连长。”林妮娜手拿着那盒奶油裱花蛋糕怯怯地问。

“进来，快进来。没想到这么晚了你还能来，怪不得今天清晨喜鹊不停地在树上叫，晚上就碰到大美人啦。”周冠才喜滋滋地把林妮娜迎进屋。

林妮娜进屋后，把那盒蛋糕放在桌上，并环顾了一下周家的四周。周家三间屋，一间是客厅兼饭厅，另二间分别是周冠才夫妻和两个女儿的房间。耀眼的是周家的家具全部是红木的，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周冠才家中是三房合一子，所以祖上的财产全遗留给他了。三间房收拾得还算干净。人们都说周冠才是好福气，妻子虽说外号“母老虎”，粗人一个，但家里的事里里外外都是她操持着，两个女儿在县里上中学，而且是优秀生。林妮娜虽然没结过婚，过过小家家，但凭女人的感觉，她不禁对周冠才的妻子操持家务的本领暗暗叫好。

“晚饭吃过吗？”周冠才笑咪咪地端上一杯刚沏好的茶说道：“龙井，还是上等货呢！嘿、嘿……”周冠才知道林妮娜出身资产，生活上的事见多识广，所以故意炫耀地说道。

林妮娜端坐在桌边的长条凳上，两眼望着那杯龙井茶，心却像揣着一头小鹿似地上下蹿动：我为什么要来周家呀？周冠才刚才在迎门的时候说的嬉皮笑脸的那番话真让人恶心。但我的命运攥在他手上，不来能行吗？看来只能孤注一掷，豁出去了。于是林妮娜说：“周连长真是一片好意啊。噢，我刚从市区回来，为了对周连长聊表心意，特意送上奶油裱花蛋糕，请您尝尝。”林妮娜故意把“特意”两个字说得很重。她心里明白，这盒奶油裱花蛋糕的中心层夹裹着自己好不容易托人搞到的两块手表。这可是市面上的紧俏货，林妮娜一咬牙掏钱买下了。那个年代，能戴上一块锃亮的上海牌手表可是身份的象征，显示着高贵。只要周连长和他老婆一高兴，我今年商调的事不就可以解决了嘛。但现在不能说，到时得让他们夫妻俩惊讶、惊喜……想到得意之处，林

妮娜那颗七上八下的心释然了，胆子大了，底气也足了。“周连长，我今天来主要是有一事相求，你可一定要帮这个大忙的。”林妮娜说话的声音提高了一倍。

“你说，你说，不管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相助。”周冠才一边说一边挨着林妮娜身边坐了下来。他斜着脸，眯缝着眼睛直勾勾看着林妮娜的脸。自从几年前那晚因冲动，挨了林妮娜的一巴掌，他便觉得林妮娜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但他还心有不甘，一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涉及到林妮娜的事，他就要插一手。这不，你林妮娜还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哼，送上一盒奶油蛋糕就想糊住我的嘴，我还不如吃你一口解解气呢。

“周连长，你是知道我身世的人，你看，我在农场一呆就是十三年。十三年来，我战天斗地，风里来雨里去的，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吧。看着与我同事的人走了，比我小的人也走了，唯独留下我，我……我……我前世造的什么孽呀……”说到激动处，林妮娜竟然伏在桌面上哭泣起来，“我要走，我要你帮我商调回市区去工作，呜，呜，呜……”

周冠才见机会来了，抑制不住再次对林妮娜爱欲的冲动，两只布满老茧粗糙的手伸向林妮娜，捧起她的脸说道：“林妮娜，林妮娜，我一定帮你，帮你回市区……”话还没说完，便呲牙咧嘴地向林妮娜的脸上疯狂地吻着。

林妮娜把周冠才一推，两眼一瞪：“周连长，你又来了，我要你保证。”周冠才的满心欢喜，被林妮娜这么一推，又凉了半截，到手的天鹅怎么能让它飞了呢，他忙不迭地回答道：“我对天发誓向你保证。”

“那好，周连长，我是敬重你才来的，正经事还没办完，你就这样迫不及待啊，今晚有的是时间，我陪你就是了。”林妮娜一反常态地说道。

林妮娜的话把周冠才凉下的心火又点燃了，他嬉皮笑脸地又把脑袋凑向了林妮娜的脸，讨好地说：“我的心肝宝贝，你要我怎么保证都可